

昏暗並且冰涼的早上，花台上的盆栽鮮綠，依傍著灰灰濕濕的底，吐露近似嘆息的氣味。遠處的光復樓平貼在更遠處樓房的薄影上面，台北市紙糊出來的浮華變得不習慣有雨，淡淡的，死死的。校園裡的人聲一浪一浪在冷空氣底下鼓動，融化早晨晚去的濃灰裡，只有葉蔭交錯搖投晃腦的寧靜能夠和我重疊。

這是高三學姊最後一次升旗，也是旱災以來最有規模的一場雨。教室裡，貯藏一夜不流通的腥氣與盤旋不去的密閉式溫熱，和突來的清冷相互矛盾。我的外套穿了又脫，脫了又穿。體溫漸漸降低，我熟悉這種感覺，曾經，這種因為窒息伴隨著酥麻爬上嘴唇的感覺，我任由寒冷把我佔據。我已經死過一次，我還會再死無數次。當目光追隨著頹長的紛紛雨點直接墜落在露天地下二樓，死亡的屍臭和對面至善樓隨著雨勢而退縮的幻影，同樣令我感到戰慄似的和平與安詳。

我喜歡這種感覺。

「我想這次的升旗八成會泡湯吧。」班長說。

某輪值的同學道：

「虧大了……。」

值日生不用升旗，可以在教室內納涼。

副班長著了魔似的瞪著手機瞧，沒有知覺。

教官室模糊不清的廣播：「各位同學大家……。全校……。今天……。改在活動中心……。準時……。」

坐在斜後方的一群人鏢在一塊兒討論NBA籃球賽的戰況，A同學為了國王隊的失敗扼腕不已，桌上亂雜雜攤了四處的報紙，她依俯在上面折騰，伴隨著毫無止境對命運沒有意義的撒賴，空泛呻吟，一堆人鼓譟，亂哄哄圍著一點圓心彷彿在聚賭，氣氛隨緊隨鬆；偌大報紙沒兩下就皺成一堆。

早上負責掃地的同學大步走來，背後拖著一隻掃死狗樣的掃把，大刺刺地將我的書包勾倒在地。我無聲無息地把它撿起，卻懶得揮灰去塵。楞怔怔地，動作在半空中僵滯了一會兒，只是任由時間過去。蛋白色的虛空侵占昏茫視界，肢體末梢漸漸凝固。

我倒抽一口涼氣，眼球四十五度後空翻。冰冷的指尖觸碰帶傷痕的脖頸——幸好，頭還在上面。

學會以反射行為呼吸是必要的。我在肺泡當中儲存大把大把不情願的冷空氣，以備不時之需。

她看見我，而不知道我在那裡。我想。一個學期都過去一大半，我還是不知道掃我們這一排座位的人是誰。我默默地走出教室，找到我的雨傘。

「活動中心是吧。」

「這是什麼書？」

「賈西亞·馬奎斯的百年孤寂」

「喔……」

「幹麻？……」

「……。沒事」

「……」

在我的「逼視」之下同學B很快就放棄和我聊天的念頭。集合的同學湧入之後，活動中心被無聊的講話聲硬生生塞滿，吵得快要被掀過來了。直到校長站上台，過度熱絡的情況才稍稍好轉，但絕對無法平息。

「妳這個髮夾哪裡來的？」

「很可愛呵~！」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呵~！」

「我補習班的同學又傳簡訊給我了！」

「傳什麼？」

「就是……」

「瞎！她怎麼這麼機車啊？」

校長發表完她的高論之後，B很不客氣地指出她所說的每一句話跟去年學姊畢業一模一樣，沒有一個

字有變。我開始在腦中摹寫校長如何對著演講的小抄發呆，如何用地微微朝天的鼻孔詛咒每年一次的畢業典禮，直到娘娘腔的秘書先生把去年的講稿像拉梅干菜似的拖出來為止。當這一切在我視網膜上虛擬第三遍時，我漸漸失去對時間的概念。

「妳這個髮夾哪裡來的？」

「很可愛呵～～！」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呵～～！」

時間朝逆時針方向滾動我聽到一模一樣方位傳來一模一樣的對話對照△所指出的事實我確定時間是相對的而歷史可以以絕對相同的姿態只運轉一遍演示無限多次當角度和異次元呈完全垂直的時候我既不是高一也不是高二而是其中的不連續面呼吸也不盡可靠不可以拿呼吸定義時間我用力納入一大口空氣然後漸漸等它被代謝掉我想我的延腦反射有點問題。

健談的B於是踟躕不安，她發現四周除了我以外大部分都是和班的。她被捲入我沉默的波濤裡而無法自拔，於是沉默。沉默是場子裡四起的瘋狂校呼，沉默是高三某班準備的拉炮；於是黑白；黑白是對面升起五彩汽球，黑白是恭賀金榜題名的鮮紅標語。我翻開方才閱讀的部分，卻發現書上一個字也沒有。闔起來，然後翻開；所有豎心旁字的部首畏罪潛逃；再闔起來，再翻開。

大大的「百年孤寂」見了光，四下逃竄。

時間同時朝正確與不正確的方向前進。台上有兩個假扮成“MIB”的學姊，現場熱鬧到了極限。班呼四

起，她們的講話聲音非常完美地被掩蓋過去；一切欣喜變得毫無責任以及意義。

「我補習班的同學又傳簡訊給我了！」

「傳什麼？」

「……………」

「……………機車……………」

又來了，她們。一個忘記自己已經講過，另一個忘記自己聽過。這些沒有希望的女孩。仔細辨認卻發現方位的差異性。原來歷史在客觀環境上也是會錯位的。同樣的話出現在不同人物的嘴裡以類似的語氣非刻意造成時間的混亂；她們喉嚨已經枯竭了，用塑膠製造出來的洋娃娃腦袋照樣還是塑膠。啊，這沒有希望的世界，沒有希望的女孩。

我朝北北東方向搜尋她的位置，發現成群沒有面孔的人，裂開愉悅的大嘴。

我知道自己的死期近了。